国人倡言改革。已数十年。始则以欧西之越我。仅在工商制造也。继则慕其政治法制。今且兼及教育哲理文学美术矣。其输进欧化之速。似有足惊人者。然细考实际。则功效与速度适成反比例。工商制造。显而易见者也。推之万国。无甚差别者也。得其学理技巧。措之实用。而输进之能事已毕。吾非谓国人于工商制造已尽得欧西之长。然比较言之。所得为多。若政治法制。则原于其历史民性。隐藏奥秘。非深入者不能窥其究竟。而又以东西历史民性之异。适于彼者。未必适于此。非仅恃模拟而已。至于教育哲理文学美术。则原于其历史民性者尤深且远。窥之益难。采之益宜慎，故国入言政治法制。垂二十年。而政治法制之不良自若。其言教育哲理文学美术。号为 “ 新文化运动 ” 者。甫一启齿。而弊端丛生。恶果立现。为有识者所诟病。惟其难也。故反易开方便之门。作伪之途。而使浮薄妄庸者。得以附会诡随。窥时俯仰。遂其国利名誉之野心。夫言政治法制者之失败。尽人皆知。无待余之哓哓。独所谓提倡 “ 新文化 ” 者。犹以工于自饰。巧于语言奔走。颇为幼稚与流俗之人所趋从。故特揭其假面。穷其真相。缕举而条析之。非余好为苛论。实不得已耳。    
  
　　一曰彼等非思想家乃诡辩家也。诡辩家之名（英文为 Sophist ）起于希腊季世。其时哲学盛兴。思想自由。诡辩家崛起。以教授修词。提倡新说为业。犹吾国战国时谈天雕龙。坚白同异之流。希腊少年靡然从风。大哲苏格拉底辞而辟之。犹孟轲之拒杨墨。荀卿之非十二子也。今所传柏拉图语录（ The Dialogues of Plato ）。多其师与诡辩家驳辩之词也。盖诡辩家之旨。在以新异动人之说。迎阿少年。在以成见私意。强定事物。顾一时之便利。而不计久远之真理。至其言行相左。贻讥明哲。更无论矣。吾国今之提倡 “ 新文化 ” 者。颇亦类是。夫古文与八股何涉。而必并为一谈。吾国文学。汉魏六朝则骈体盛行。至唐宋则古文大昌。宋元以来。又有白话体之小说戏曲。彼等乃谓文学随时代而变迁。以为今人当兴文学革命。废文言而用白话。夫革命者。以新代旧。以此易彼之谓。若古文白话递兴。乃文学体裁之增加。实非完全变迁。尤非革命也。诚如彼等所云。则古文之后。当无骈体。白话之后。当无古文。而何以唐宋以来。文学正宗。兴专门名家。皆为作古文或骈体之人。此吾国文学史上事实。岂可否认。以圆其私说者乎。盖文学体裁不同。而各有所长。不可更代混淆。而有独立并存之价值。岂可尽弃他种体裁。而独尊白话乎。文学进化至难言者。西国名家（如英国十九世纪散文及文学评论大家韩士立 Hazlitt ）。多斥文学进化论为流俗之错误。而吾国人乃迷信之。且谓西洋近世文学。由古典派而变为浪漫派。由浪漫派而变为写实派。今则又由写实派而变为印象。未来，新浪漫诸派。一若后派必优于前派。后派兴而前派即绝迹者。然此稍读西洋文学史。稍闻西洋名家诸论者。即不作此等妄言。何吾国人童骏无知。颠倒是非如是乎。彼等又谓思想之在脑也。本为白话。当落纸成文时。乃由白话而改为文言。犹翻译然。诚虚伪与不经济之甚者也。然此等经验。乃吾国数千年来文人所未尝有。非彼等欺人之谈而何。昔者希腊诡辩家普罗塔果拉斯（ Protagoras ）力主真理无定。在于个人之我见。苏格拉底应之曰。既人自为真理。则无是非贤愚之分。然则普罗塔果拉斯何以为人师。强欲人之从己乎。今之主文学革命者。亦曰文学之旨。在发挥个性。注重创造。须 “ 处处有一个我在 ” 。而破除旧时模仿之习。易词言之。则各人有各人之文学。一切模范规律。皆可废也。然而彼等何以立说著书。高据讲席。而对于为文言者。仇雠视之。不许其有我与个性创造之自由乎。    
  
　　二曰彼等非创造家乃模仿家也。彼等最足动人听闻之说。莫逾于创造。新之一字。几为彼等专有物。凡彼等所言所行。无一不新。侯官严氏曰。名义一经俗用。久辄失真。审慎之士。已不敢用新字。惧无意义之可言也。彼等以推翻古人与一切固有制度为职志。诬本国无文化。旧文学为死文学。放言高论。以骇众而眩俗。然夷考其实。乃为最下乘之模仿家。其所称道。以创造矜于国人之前者。不过欧美一部分流行之学说。或倡于数十年前。今已视为谬陋。无人过问者。杜威罗素。为有势力思想家中之二人耳。而彼等奉为神明。一若欧美数千年来思想界。只有此二人者。马克思之社会主义。久已为经济学家所批驳。而彼等犹尊若圣经。其言政治。则推俄国。言文学。则袭晚近之堕落派。（ The Decadent Movement 如印象神秘未来诸主义，皆属此派，所谓白话诗者。纯拾自由诗 Verslibre 及美国近年来形象主义 Imagism 之余唾。而自由诗与形象主义，亦堕落派之两支。乃倡之者数典忘祖。自矜创造。亦太欺国人矣。）庄周曰。井鼋不可以语海者。拘于虚也。彼等于欧西文化。无广博精粹之研究。故所知既浅。所取尤谬。以彼等而输进欧化。亦厚诬欧化矣。特国人多不谙西文。未出国门。而彼等所恃者。又在幼稚之中小学生。故得以肆意猖狂。行其伪学。视通国若无人耳。夫国无学者。任伪学者冒取其名。国人之耻也。而彼等犹以创造自矜。以模仿非笑国人。斥为古人奴隶。实则模仿西人与模仿古人。其所模仿者不同。其为奴隶则一也。况彼等模仿西人。仅得糟粕。国人之模仿古人者。时多得其神髓乎。且彼等非但模仿西人也。亦互相模仿。本无创造天才。假造之名。束书不观。长其堕性。中乃空虚无有。彼等之书报杂志。雷同因袭。几乎千篇一律。毫无个性特点之可言。与旧时之八股试贴。有何别异。而犹大言不惭以创造自命。其谁欺哉。    
  
 三曰彼等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也。学问家为真理而求真理。重在自信。而不在世俗之知。重在自得。而不在生前之报酬。故其毕生辛勤。守而有待。不轻出所学以问世。必审虑至当。而后发一言。必研索至精。而后成一书。吾国大师。每诫学者。毋轻著述。囊者牛津大学学者。以早有著述为深耻。夫如是而后学问之尊严。学问家之人格乃可见。今之所谓学问家。则不然。其于学问。本无澈底研究。与自信自得之可言。特以为功利名誉之念所驱迫。故假学问为进身之阶。专制时代。君主卿相。操功名之权。以驱策天下之士。天下士亦以君主卿相之好尚为准则。民国以来。功名之权。操于群众。而群众之智识愈薄者。其权愈大。今之中小学生。即昔之君主卿相也。否则功名之士。又何取乎白话诗文。与各种时髦之主义乎。盖恒人所最喜者。曰新曰易。幼稚人尤然。其于学说之来也。无审择之能。若使贩自欧美。为吾国夙所未闻。而又合于多数程度。含有平民性质者。则不胫而走。成效立著。惟其无审择之能。以耳代目。于是所谓学问家者。乃有广告以扩其市场。有标榜以扬其徒众。喧呼愈甚。获利愈厚。英谚曰。美酒不需招牌（ Good wine needs no bush ）。酒尚如此。况于学问乎。彼等既以学问为其成功之具。故无尊视学问之意。求其趋时投机而已。杜威罗素之在华也。以为时人倾倒。则皆言杜威罗素。社会主义与堕落派文学。亦为少年所喜者也。则皆言社会主义与堕落派文学。而真能解杜威罗素社会主义与堕落派文学。有所心得。知其利弊者。有几人乎。学问既以趋时投机为的。故出之甚易。而切实探讨之必要。以一人而兼涉哲理文学政治经济者。所在多有。后生小子。未有不诧为广博无涯者。美国有某学者。曾著书数百种。凡哲理算术文学科学及孔佛之教。无所不包。论者以无学问良知訾之。不许以学者之名。此在美国有甚高之学术标准。故某学者贻讥当世。不能行其博杂肤放之学。若在吾国今日。将享绝代通儒之誉矣。东西学者。多竭数年或数十年之力而成一书。故为不刊之作。传之久远。今之所谓学者。或谓能于一年内成中国学术史五六种。或立会聚徒。包办社会主义与俄罗斯犹太波兰等国之文学。或操笔以待。每一新书出版。必为之序。以尽其领袖后进之责。顾亭林曰。人之患在好为人序。其此之谓乎。故语彼等以学问之标准与良知。犹语商贾以道德。娼妓以贞操也。夫以功利名誉之薰心。乃不惜牺牲学问如此。非变相之科学梦而何。    
  
　　四曰彼等非教育家乃政客也。近年以来。蒙彼等之毒者。莫如教育。吾国政治外交之险恶。社会之腐暗。教育之堕败。固不能使人冷眼坐视。然必牺牲全国少年之学业道德。不为国家将来计。而冀幸获目前万一之补救。虽至愚者不出此。不谓号称教育家者。首先倡之。五四运动以来。教育界虽略呈活泼气象。而教育根本已斫丧不少。人性莫不喜动而恶静。乐趋乎呼嚣杂遂。万众若狂之所为。而厌平淡寂寞。日常例行之事。少年尤然。聚众罢学。结队游行之乐。盖胜于静室讲习。埋首故纸万万。又况有爱国大义以迫之。多数强权以扶之哉。其尤捷黠者。则声誉骤起。为国闻人。夫人材以积久陶育磨炼而后成。否则启其骄惰之心。易视天下事。终其身无成矣。至于学校内部。各种新名词亦乘机而兴。如 “ 奋斗 ” 。 “ 学生自动 ” 。 “ 校务公开 ” 。意义非不美也。而以置诸中小学生简单脑中。鲜有不贲事者。美儒某氏曰。授新思想于未知运思之人。其祸立见。故今日学生。或为政客利用。或启无故之衅。神圣学校。几为万恶之府矣。然则当世所谓教育家者。其意果何居。曰。利用群众心理。人性弱点。与幼稚智识之浅薄。情感之强烈。升高而呼。如建瓴而泻水。以遂其功利名誉之野心而已。或又曰。子之言亦太苛。教育界现象岂彼等始意之所料。且彼等已知悔过矣。子不闻 “ 提高程度 ”“ 严格训练 ” 之说。又顺时而起。以为补救之策乎。应之曰。杨子云有云。无验而言之为妄。彼等据教育要津。一言之出。举国响应。乃不顾是非利害。不计将来之效果。信口诳言。以全国天真烂漫之少年。为其试验品。为其功利名誉之代价。是可忍。孰不可忍。彼等固敏捷之徒。其所最膺服者。为 “ 应时势之需要 ” 一语。今则时势异于数年以前。其数年以前所主张。已完全失败。故悔而知返。认目前时势之需要。为 “ 提高程度 ”“ 严格训练 ” 矣。然责任所在。乌可既往而不咎也。军法战败者以身殉。否则为为戮。西国航海家遇险。船亡则与之俱亡。惟言说之士。以其主义祸人。无法律以绳之。祗有舆论与良心问题而已。故就舆论与良心问题而论。彼等言而不验者。已无再发言之资格。而犹靦颜曰。 “ 提高程度 ”“ 严格训练 ” 。亦已晚矣。    
  
　　夫建设文化之必要。孰不知之。吾国数千年来。以地理关系。凡其邻近。皆文化程度远逊于我。故孤行创造。不求外助。以成此灿烂伟大之文化。先民之才智魄力。与其惨淡经营之功。盖有足使吾人自豪者。今则东西邮通。较量观摩。凡人之长。皆足用以补我之短。乃吾文化史上千载一时之遭遇。国人所当欢舞庆幸者也。然吾之文化既如此。必有可发扬光大。久远不可磨灭者在。非如菲列宾夏威夷之岛民。美国之黑人。本无文化之可言。遂取他人文化以代之。其事至简也。而欧西文化亦源远流长。自希腊以迄今日。各国各时。皆有足备吾人采择者。二十世纪之文化。又乌足包括欧西文化之全乎。故改造固有文化。与吸取他人文化。皆须先有澈底研究。加以至明确之评判。副以至精当之手续合千百融贯中西之通儒大师。宣导国人。蔚为风气。则四五十年后。成效必有可睹也。今则以政客诡辩家与夫功名之士。创此大业。标袭喧攘。侥幸尝试。乘国中思想学术之标准未立。受高等教育者无多之时。挟其伪欧化。以鼓起学力浅薄血气未定之少年。故提倡方始。衰象毕露。明达青年。或已窥底蕴。觉其无有。或已生厌倦。别树旗鼓。其完全失败。早在识者洞鉴之中。夫飘风不终朝。骤雨不终日。势所必然。无足怪者。然则真正新文化之建设。果无望乎。曰。不然。余将不辞愚陋。略有刍尧之献。惟兹限于篇幅。又讨论建设。似不在本题范围之内。请以俟之异日耳。    
  
原载《学衡》 1921 年第 1 期。